

张伟 著



姥姥的遗产

为了感恩和缅怀，
为了自我拷问和洗涤良知，
我含泪写下这清水般的追忆文字。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姥姥的遗产

张伟 -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姥姥的遗产 / 张伟著. — 北京 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153-3290-1

I. ①姥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0270号

责任编辑: 孙梦云

书籍设计: 孙初+林业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5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00mm×1000mm 1/16 24.5印张 274千字

2015年5月北京第1版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

童年经验与文化记忆

——张伟教授《姥姥的遗产》序

孟繁华

张伟教授是一位著名学者。她的《“多余人”论纲——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》，曾受到季羨林先生的夸赞。季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：“像‘多余人’这样中外文学创作中都有的典型人物，过去研究的人并不多。专就中国来说，张伟女士可以说是‘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’的先行者。德国人民有一句俗话Aller Anfang ist schwer（‘一切开始都是困难的’），张伟女士知难而进，谁还能对这样的精神不表示敬佩呢？”季先生作为一个大学者，他的话显然不是随便说的。当然，这里不是讨论张伟老师研究成就的场合。这里要说的是张伟老师的这本书——《姥姥的遗产》。

《姥姥的遗产》不是学术著作。按现在流行的说法，它应该是一部“非虚构”文学作品。作品讲述的是作者从两岁开始与姥姥生活的经历。或者说，从两岁开始，姥姥不仅是作者的养育者，同时也是她的守护者。两岁时作者的腿出了毛病，而此时连

续得了七个女孩的父母终于生出了儿子，父母视儿子为掌上明珠，无暇顾及这第七个女孩。是姥姥寻遍当地医生保住了作者的一双腿。其间的艰难和姥姥的锲而不舍感人至深，童年时代作者是姥姥的“跟屁虫”，她与姥姥相依为命的依赖关系可想而知；日子艰苦，但只要姥姥在，童年时期的作者快乐而无忧，无论是“猫冬”还是“拾柴”，其乐融融的童年是作者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。姥姥“目不识丁”，但“格外敬慕念书之人”，于是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，在姥姥的呵护关注下，作者终于成了“读书人”并成长为一个著名学者。

东北文学，从“东北作家群”开始，冷漠与荒寒是最重要的特征。这不仅与东北雪域王国的自然环境有关，也与那个时代的生存状况有关。因此，人与人之间少有暖意。但在张伟教授的讲述中，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姥姥大爱无疆的无私的爱和关怀。当作者到外地读中学时，姥姥坐一夜火车来看她，然后当天再坐火车回去，为的就是看一眼她这个外孙女。“姐姐”带子则往返跑三十里路给她送饺子，看着她吃完再回家。同为姥姥带大的“姐姐”带子，与姥姥结下的同样是超越了母女的感情。她到了嫁人年龄时的誓言是：“要嫁人，但不是出嫁。若扔下你一个人，就宁可这辈子不嫁人。过去二十多年，我们相依相守，今后我们也不离不弃。只是从前，我依你，今后我养着你。”姥姥对外孙们的情感，在外孙的回报中可见一斑。姥姥为了带子的生活，挖空心思地为她“招婿”，虽然一波三折，但终于如愿以偿。姥姥虽然是个普通乡村妇女，但她对大时代风云际会的敏感，绝不逊于那些读万卷书的书生们。当“文革”来临的时候，镇上“也起了红卫兵”，目不识丁的姥姥忧心忡忡，茶饭不思。老师是“文革”中最先被批斗的群体之一，于是她想的是“咱家有当老师的。”“明摆着，能逃过这劫吗！她那儿也



不是天外天。”说的正是已当了老师的作者。应该说姥姥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她的这个外孙女，直到去世。

对姥姥哺育之恩的感念，一直萦绕在作者的心头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张伟老师给我的信中说：“写姥姥，是我多年夙愿。因琐事和授课缠身，拖到去年初才匆匆动笔，好在要写的内容烂熟于心，信手拈来就一气呵成了。写作中重温外婆爱的阳光雨露，是一次精神朝圣和良知洗涤。”我们知道，任何写作，哪怕是虚构作品的写作，都是一种“虚构”，甚至历史著作也同样如此。历史上发生了那样多的人与事，史家为什么单单选择了他要写的人与事？这种选择本身就是虚构的一种方式。汤因比对此曾有详尽论述。因此，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。同样的道理，张伟教授与姥姥的生活，一定也充满了艰辛和苦难，她童年、少年经历的那个时代必定如此。但是，张伟教授专挑姥姥的温暖来写，她不仅以同样的暖意还原了姥姥的无疆大爱，同时改写了东北文学“冷漠与荒寒”的基本特征。这就是童年经验与文化记忆的关系。

如前所述，张伟教授是研究“多余的人”的专家。多余的人基本是小人物。但是，作为小人物的姥姥与圣彼得堡作家群笔下的小人物大不相同。在同一封信中，张伟老师说：“姥姥一生蜗居在茅草屋，是地道底层‘小人物’。比普希金《驿站长》中十四品文官还‘小’得多，但她的人格光辉在‘正剧’中得到了充分发扬，她是有着大胸怀大梦想的‘小人物’，是‘驿站长’这悲剧小人物可望不可及的。”作为研究“小人物”的著名学者，张伟教授在写《姥姥的遗产》时，显然有意无意地参照了她曾经研究的对象。不同的是，张伟教授在姥姥的身上发现了她所研究的“小人物”不具备的思想和品格。特别是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天，“姥姥的遗产”将会成为今天世道人心的重要参

照，她的爱和无私将会让一切丑陋和贪欲一览无余无地自容。我想，这也应该是张伟教授书写姥姥的诉求之一吧。

空旷寂寥的东北大平原，因“姥姥的遗产”而更加辽远阔大，姥姥那卑微的人生放射出的人性光华，如丽日经天，惊雷滚地。她的善和爱将永驻人间。

张伟教授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，她曾为我们东北师大中文系七八级同学讲授外国文学。她深厚的外国文学、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修养，使她的课成为最受我们欢迎的课程之一。以至于毕业30多年后与张伟老师相聚，还有许多同学能够记起张伟老师讲课的诸多细节。后来有人夸留校的同学课讲得好，也以“小张伟”来命名，足见张伟老师的讲课风采在同学中的影响之深远。作为张伟老师的学生，本无资格为她的大作作序。但师命难违，却之不恭，我只好勉为其难地说了这些读后的体会，狗尾续貂，权当序言。不当之处，敬请读者和张伟老师批评。

2014年8月10日于北京寓所



自序：世纪初的细语

几次回姥姥长眠的“三角荒地”，拜谒她并祈冥福，可对她的缅怀和眷恋，非但没有丝毫减轻，反倒激发出深沉的鞭策，渐有清晰美妙的渴求。尤其是2012年，我又回故里寻梦，见到老屋拆后的残垣断壁，心像被突然重击一拳般疼痛，沉默许久，从泥土中拾起块青砖头捧在手心，瞬间自语：青砖头，你见证这里的一切。从此我垂老投荒，疾书拙著。

“青砖头”把我推回记忆的尽头，追溯姥姥那些年的那些事，如采集金沙，经思考的冶炼，竟产生耀眼的感动。那光芒便是姥姥大爱的勇气、勤劳、智慧，以及底层女性超人的韧性和耐力品格，还有自尊和独立不羁的风采。有生以来，我第一次把对姥姥说不完的储存记忆，通通摊出来，又理性地融化为一弧彩虹，其璀璨之光，震撼我从司空见惯的麻木中猛然清醒，泪水涔涔，扪心自问，可谓沉重得轻松，疼痛得舒畅。

姥姥的生命火焰，说到底普通农妇人性的熠熠闪光，也更伟大母爱发酵催生出了她本真的潜能。农妇是个庞大的社会群体，她们如海底的岩石和大地上的沙土，默默无闻。其实，她们是传承生灵永恒的摇篮和守护神，又是支撑琐细日子的“天”，

她们蕴含着女娲补天的耐力和夏娃吃禁果的勇敢。由于书写内容本身的特点，我不知不觉落入农妇的生存环境，从几十年离她们越来越远的淡漠中，这次有机缘感受她们被忽视的能量，方知自己住在城市高楼中的虚无和负罪。这促使我更加努力书写她们中的“姥姥精神”，便成了我最大可能的回馈。

如今被姥姥哺育大的我，早已成为姥姥。在有了更多人生体验和心理感悟时，以姥姥的身份书写自己的姥姥，何止是天意巧合和天宮的呼唤，更有感同身受的妙趣。使姥姥的爱活在文字里，成为永久的纪念碑，在浩瀚的书海中，过去与当今这样的文字能有几多！人几乎都要经过“夕阳”，那后生们何不在“朝阳”时就“红”。

我的心神徜徉在故乡久违的精神家园，很像老浮士德来到春天郊外，喝了复苏青春的“魔汤”，全身舒畅。忘乎尘嚣城市光怪陆离的“夜灯”和扰民安眠的“夜声”，没了霾的污染和沙尘的袭击。在自然之母的怀抱里，清新幽静，甚至企望落地生根，飘零的精神也慢慢还原于心。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对现代化城市污染的“逃避”，才对故乡这样想入非非。

其实，这种心境与书写姥姥火样人生相映成趣，所以温暖快乐的文字，在对故乡环境的叙述中随处可见：荒野，肥沃得散发着油香，松花江被喻作“老祖母”，“我”对她哭诉衷肠，刺骨寒风伴着雪花在长空舞蹈歌唱；满院的动物都是朋友，与主人有相通的灵性，麻雀住在屋檐下，燕子在屋脊上安家，甚至写狼对人的危害，反被说成人搅乱了狼的“天堂”。凡此种种，使人感到北大荒虽“荒”但并不“凉”，人气兴旺，连普通农妇，心中都有团火。



与此同时，心神不仅离开魔幻交合的城市，也远离了“物流”世界。宏大的经济井喷式地发展，不断出现文化意识短路，滋生的“拜物教”和“拜金狂”，扭曲着人性。如果草根姥姥们的美德，是块小小的镜子，能汇入到人间正能量的巨大气场，使物质围剿精神的怪象原形毕露，无处藏身，岂不有利于恢复生活的心灵和精神的本质吗！

小书不是传记体，但保留了纪实性。虽说文体笨拙而随意，缺乏智慧和想象力，但在信息过剩，追求刺激，文化快餐转瞬成为垃圾的浮躁时期，编故事是件令人不快的事。学大力士安泰，两脚扎实立在地上，不断吸取地神的给力，把平常人身上发生的平凡的事，用平淡形式记录下来，退一万步说，即使它真成了无味的“催眠药”，不也比那种有“味”刺激人，最后使人患“精神享受病症”的“兴奋剂”更安全吗？绿色“食品”，以“实”疗“浮”，以“慢”医“快”，在当前不能不说也是一剂润口润心无声的良药。

我怀着火样的热情，朝圣故乡故人归来，精神的跋涉远超过劳其筋骨的疲惫；但毕竟在召唤过去中，获得了足以抵抗衰老的能量；携着属于当下和未来的“食粮”，交出了延缓生命的“答卷”——记录了“青砖头”见证姥姥的一切。

小书幸运地得到了我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先生的首肯，他以文化学的大视野，从文学写“小人物”和“东北文学特点”的高度，充分评析了小书的价值。但我在倍受鼓舞中，深知拙著有许多缺憾。同时感谢这篇序言一箭双雕，把我的《“多余人”论纲》再次推荐给了读者。曾经的青年才俊学生，三十多年后，已是誉满文坛的大家，在百忙中给曾经教过他的先生的小书

作序，师生这种戏剧性“重逢”对话，令我欣慰、感动和骄傲。

付梓之际，一并感谢很多友人为我书写出版分神和伸出援手！

文中有很多补苴罅漏之处，恭请诸君品味粗糙文字本意时，不吝批评矫正。

2014年9月9日于北京

目 录

CONTENTS

童年经验与文化记忆

——张伟教授《姥姥的遗产》序/孟繁华/001

自序：世纪初的细语/005

- 一、疗伤的情/001
- 二、“赘脚”的“跟腱虫”/019
- 三、“猫冬”的日子/037
- 四、实现“念书梦”/054
- 五、舌尖上的“特贡”/100
- 六、珍稀的“纪念物”/115
- 七、她夙夜忧虑/126
- 八、她们相响相濡/165
- 九、守望相助外孙/210
- 十、支撑日子的“天”/251
- 十一、祖孙轶事/296
- 十二、“知足”与“不足”/339



一、疗伤的情

1

小时候，每遇霹雳闪电，我像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要拼命钻入洞中似的，又喊又叫地跑着找姥姥；拉她上炕头坐下，就有了藏身的安乐窝，或依偎在她怀里，或蜷缩在她身旁，并习惯地抱着几个布娃。布娃是自己用毛巾和布头缠的，简装，说得好听点，是卡通式的。缠好了拆，拆了又缠，花样翻新，很难玩腻。在那时小孩子眼中，布娃美中不足，只有上半身，没有下肢，很懊恼。

自己害怕时还抱布娃娃，是让布娃给自己壮胆，还是怕布娃也害怕，至今我说不清了；但每在这时，姥姥那重复性动作，还有习惯性问话，我却记忆犹新，至今还天真地想回到那样的享受中，宁愿再经受雷电恐吓。

她在忙碌中，我像个献殷勤的小猴子，拉她坐下，看我玩布娃，还听我“指挥”，帮我又拆又缠，那是我非常得意的时候。此刻，你问啥，她答啥。但有一个问题，她总是打岔，就是我想让布娃有腿，求她帮我缠出下肢，她非但不帮，还岔得很远地

说：

“布娃没腿行，人没腿可就难了。”

“你不是有腿，我也有腿吗！”我不满地嘟哝着。

她边听边撸起我的裤腿，那粗糙干枯的大手，轻轻地放到我的腿上，从小腿到大腿，攥下攥上，又拍拍小腿肚，重复地说，“人没腿可就难了。”

手停在我的膝盖上，然后用拇指和食指，慢慢地捏捏膝盖左右上下的侧面，再用合拢的五指尖点叩膝盖上面，点点停停，停停点点。

黑云沉沉地压着小村，天与地如此接近，道道闪光划过窗前，远处轰隆隆的雷声，传到近处变成焦雷，就是喀嚓一声巨响。接着就听到滴在窗户纸上的大雨点，发出哒哒哒的响声。她一只手捂着我的膝盖，另一只手攥着我的脚丫，眼望窗外自语：

“雷声大，雨点稀，一会就过去。”

她上身微微地左右晃着，接着又说人人都知道的俗语：

“身上伤疤痒，大雨下得一半晌。”

如果老天威风一阵子，最后无声无息地细雨纷纷，她便预报似的说：

“先下牛毛没大雨，后下牛毛不晴天。看样子这雨要下半天了。”

说着，她托起我的小腿一伸一屈活动几下，然后把手掌按在膝盖上问：

“痒不痒？疼不疼？”

其实下几天雨，伤疤也不会疼。“痒不痒”，是她捎带问的，“疼不疼”才是她的“心病”，是她最想知道的，因为她担



惊受怕那场病留下什么后遗症。

我心不在焉地说不痒不疼，之后，她两手扳着我的脚板上跷下弯，让我使劲地伸，手指点着脚背，还是问“痒吗疼吗”，我随声附和地答“不痒不疼”。

她的眼睛仍然凝望着窗户，心绪早已飞出这狭窄的屋子，叨咕着：“手上割个口子落下的疤痕，冬天手脚上的冻疮不落疤，皮肤上颜色恢复前，赶上阴天下雨都痒，你腿脚上这些伤疤，怎么能不痒不疼呢！”然后埋怨似的说，“小孩子，就知道玩！”她总是不相信我的回答，非要找出点什么毛病才放心。她怀疑我说的话不真，更希望我说的是真的，所以总是反反复复地问。

此时，如身边有外人，她准会借机向对方喋喋不休地说“没截肢”的事。隔壁王婶常来串门，甚至一听她说这话的开头，就能接着替她讲到尾，说当时我受伤多蹊跷，说神医治得多神。

王婶有时怜惜地拍着我的腿，很庆幸地说：“命大的宝贝，多亏有这样的姥姥保护你。”

听了王婶赞美的话，她又拉开话匣子，抖搂藏在心底的秘密：

“看来这孩子没落下毛病，个头吗，这两年还见长。还是长得慢，你看村里跟她同岁的几个孩子，都比她高。”王婶总是说：“有早长晚长的，才四岁多，哪到哪呀。”王婶的话，化解了她心中的忧虑和怀疑。其实她最担心的是，我膝盖上的伤，影响关节生长，也担心脚背上的伤影响脚的正常发育，因为人常说“脚长个子就长”。

在阴雨天，我常能听到上面那些克隆的语言，也享受她的“按摩”，还能陶醉在玩布娃的快乐中。

流年似水，记忆深处沉淀着层层叠叠的关于我的腿和脚的语言碎片，泛起在心头，促使我去瞥自己的膝盖和脚背。我诧异地发现，皮

肤上竟有这么些“新大陆”的版图，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拿着她的放大镜看皮肤上那些不规则的纹理，终于才懵懵懂懂地明白，她为什么在意我的腿与脚的痛痒。原来问痒只是由头，醉翁之意是问疼。用痒模糊疼，是不让我心理上受到伤害，也稀释自己的忧虑，得到些许的宽慰。

有几次，我好奇而天真地问她，这伤疤是怎么落下的？她摸着我的脑袋，从不正面回答，总是笑呵呵地有意漫不经心地把我问开：“你还小，长大就明白了，反正现在也不疼不痒。”为了说服我，她又“相信”我的回答了。

当我真的长大，雷雨天不害怕了，也享受不到“按摩”了，她却常让我原地跳几下，还说双脚一块高点跳，就像上体育课，听老师喊一二、一二地跳，当双脚落地时，她又重复问，腿脚“疼不疼”，不再问“痒不痒”了，我这回很认真说着老答案。

她听了欣然笑笑，可我能感觉到，她的开心中永远都包含着疑虑。后来，她从背后悄悄留意我走路的姿势，说我有点偏肩膀，右肩高，左肩低，怀疑是否两条腿不一般长，竟让我平躺在炕上，伸直双腿，手拿木板贴住脚底下，量了又量，两条腿是一样长，丝毫不差。她只好自我解嘲：“走路偏肩膀的人多的是，与两腿无关。”言外之意，我走路偏肩，毛病不在腿上。

她心理上有抹不去的伤痕，警示她时刻关注我成长中的微小变化。冬天给我做棉裤，膝盖部位一定要加厚，唯恐不保暖。棉鞋也加厚，唯恐脚着凉。上中学后住校，她亲自给我缝多双鹅毛绒的鞋垫，叫我每天换，脚底不能潮湿，小心翼翼地防各种诱因可能引发“后遗症”。

她把我身上的伤疤，挂在心坎上，即便是很耐心的母亲，也



无出其右。

2

我的两个膝盖和脚背上的伤疤，大块连着小块，分不清是一块还是两块，也数不准是八块还是十块。当我戴上深度的老花镜，又借助放大镜，认真数这些伤疤时，平生第一次设想当时的伤痛，剧烈的心理暴风雨，把我像片叶子似的，裹挟到九霄云上，头昏眼花，我感到全脚全腿全身都是伤，体外有体内也有，甚至内脏也有。

呜呼，这片叶子终于被拍打到地面上，我清醒了，眼明心亮，看这鲜活的体肤：用手触摸，一点感觉不出疤痕与周围皮肤边缘的界限，疤痕又浅又平，都处在皮骨相连部位，那儿没有一点肌肉，不是腿肚和脚掌，皮下有厚肉。但凭肉眼，能看出疤痕表面，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许淡点，皮层有点薄，还有点亮和细嫩。

最明显的是疤痕上的肌肤纹理，与周围皮肤纹理，有点错位，如树木的横断面有年轮纹，上面打了个洞，纹与纹断了。有的疤痕表面根本没有纹理，就如一块补丁贴在皮肤上，而且极不规则。右脚背上有块疤痕，即便穿着丝袜，也能影影绰绰透出来。这些疤痕，与小时种牛痘“出花”留下的疤痕比，不那么明显，因为牛痘是种在三角肌上，皮肤下有肌肉，疤痕自然更清晰。

两岁时落下的这些疤痕，经过七十多个春秋的风化，没有消失。我推想它同时也在增大并在消亡中，疤痕同健康皮肤一起